

愛神的箭

袁牧之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愛 神 的 箭

袁 牧 之 著

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

代 序

我所以能和牧之做朋友完全是靠了我們的劇團做的媒介。那是三年前的事了，雖然以前我們早已認識，可是談不上朋友罷了。他以前的生活我不大仔細，不過想得出他是個聰明而矜持得像個少年老成的人物（可是近來整個兒換了樣了）。

他在學校裏的功課並不十分好，因為他對於機械式的課程感不到興趣，然而他的求知慾和創造慾都很旺盛地潛伏着，這看他一年來的變化就

可相信。

在前年夏季，一個偉大的際遇，他來加入我們的辛酉學社愛美的劇團，此時，雖然他從前也曾登過幾次臺，他才從戲劇裏窺見了他的偉大，尋獲了他終身的事業，同時大眾也認識了他對於戲劇底天才。他因為忠實於戲劇，便涉獵到各種組成戲劇底藝術 寢饋於文學，以至研究到科學；他所努力底各方面似乎很雜亂，然而其中有一個統馭者便是戲劇。所以他的表演和化裝都能恰如其分，而至揣摩劇本之際對於劇中人底個性底體會更多出人的類悟。他一向頗心折於美國的 John Barrymore 底表演，而以中國的 John Barrymore 自期。可是他的懷抱又擴展了，他不能就此自封，一時創作慾衝動起來，加之其他的動因，他就從舞台上走下來而埋頭在書桌邊寫他的劇本了。

他的第一個劇本“愛神的箭”給我看底時候，我就很驚異他取材底巧妙，就鼓勵他繼續他的努

力。以後他的每一個劇本脫稿時我總得到先讀底特權，而他第一接受底也是我的批評。現在這四個獨幕劇竟有出版底機會，我是多少歡喜啊！他又要求我把牠們覆讀一遍，要我再寫一點詳細的批評（從前只有口頭的）。

我覺得這四篇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性愛。”本來，寫性愛底文章是永世寫不完的。“愛神的箭”裏描寫夫婦的性愛與親子的愛（雖然近世的心理學家說親子的愛也就是性愛，但牠總是第二義的）底衝突——顧全了前者便得犧牲了後者，至少在現世的社會組織裏。這裏他隱示了一個社會問題，兒童公育問題底袒護，否則真正的性愛得受多大的創傷！

“叛徒”裏他寫性愛受種種的壓迫。那產婦說：“我覺得上帝（爲他們偷吃了禁果）對於女人的懲罰不僅是加添她的生產的痛苦。在聖經裏‘女人要加添她的生產痛苦，’下面應當再加上一句‘並且還

有性命之虞！”軍官接下去說：“我也覺得上帝對於男子的懲罰不僅是要他流汗滿面去養活他的妻子，應當改為‘男人拼着性命還不能養活他的妻子！’這是多很毒的壓迫呀！”

‘愛的面目’裏他寫一個人對於他的戀人底行為底演化。（他不客氣地說愛人底行為都是自私的，他不承認有什麼自己犧牲的愛。）他的英雄拚命把他的愛人捧得高，愈高便愈能掙自己面子。後來她身價高了，向她輸誠底人也多了，他就有被奪去底憂懼了，於是他發性毀了她，就此斷絕了人家的覬覦，可是當覬覦者去了底時候，她就也不值得他自己的愛了。這裏他以學校作背景，他譏諷地描寫出一般（至少是在上海底）學生生活底醜態，他描寫得很成功。

“水銀”是說愛情好像水銀一樣是最容易逃走的東西，而且是一逃走不能再收回底東西。此外這篇底情節都根據 Oscar Wilde 底小說 The Pi-

ture of Dorian Gray，沒有什麼獨創的地方，除了有意地把 Sibyl 那晚所演底“Romeo and Juliet”改作“*As You Like It*”好添上個 Touchstone 一角。我知道牧之底寫這篇東西並不是以剪裁原文了事，那裏有他深切地感到共鳴底地方，他就借 Wilde 底詞句寫了他自己許多，連帶也寫出了他幾個朋友（連我也被他當作 *model* 之一。）這是他重要的原因。

在“愛的面目”和“水銀”兩篇裏他還打破了愛是神秘的底觀念，他以為愛是有條件的。他不覺得這世上有以全生命來愛底人，也不覺得有什麼全靈魂融合底愛。條件消滅了底時候，愛就消滅了。

這四篇劇本底文藝性既如上述，牠們的舞台性也很豐富，這是牧之富於舞台經驗底當然的結果。當他拿了一大卷稿本來謙虛地來問我這些能不能問世底時候，我只一口勸他不要自餒，還微笑地對他說這些或許不至於使讀者們或者排演者們

(如果有的話) 怎樣地失望吧，至少是在現今的中國只要能用劇本底體裁寫成底，或者簡直只消註上劇本二字底什麼東西都可以厚顏地出版，風行，甚至於排演底時代。

我記得 Goethe 和 Schiller 寫他們的第一篇劇本底時候都是在二十二歲，而大抵世界的劇作家大成功的作品都是在中年以後，所以我相儒牧之底傑作還是不曾出世。

至於他的結構和用詞能再精練些，人物底背景能再深遠些，這是我所佇待着在他的偉大的將來底。

朱蘊丞。一九二八，十二，三十一，在上海。

I 愛神的箭

II 叛徒

III 愛的面目

Ⅳ 水銀

愛 神 的 箭

(獨 幕 劇)

角色：

薛仁貴

柳金花

薛丁山

佈景：

一間四方形的破屋，設着一窗一門，臨窗就是通市底大道，開門可望見一座高山，室內放着牀鋪，桌子，風爐，水缸，紡車等物。

柳金花 坐着紡紗。

薛丁山 拿着弓箭入。媽媽！

柳金花 噯！寶貝。你回來了嗎？

薛丁山 把弓箭投在鋪下。媽，我告訴你一件事。

柳金花 怎麼？怎麼今天沒有雁帶回來？

薛丁山 媽，你別急，我正要告訴你這件事。

柳金花 什麼事？

薛丁山 我怕今天要有什麼禍患發生！

柳金花 瞎說！你怎麼知道？

薛丁山 真的，我已得了個惡兆了：我剛才在山下等了半天，一只雁也不見，只有一只烏鴉從山谷裏飛出來，在我頭上叫了三聲往東飛去了，忽然又折回來，又在我頭上叫了三聲，我就拉起一箭，正好中在牠的屁股上，那兒知道牠却不掉下來，却把我的箭帶着直往西面飛去了。說着含淚欲哭。

柳金花 把他抱入懷裏。別胡思亂想，烏鴉什麼地方沒有，也把牠放在心上嗎？

薛丁山 但是我那枝箭不已給牠帶去了嗎？

柳金花 那也不用着急，你不是還有一枝在着嗎？

薛丁山 我兩枝箭只剩了一枝了，回頭再失掉就不能去打雁了。哭。

柳金花 用帕爲他拭淚。傻孩子！失掉一枝箭也值得哭嗎？

薛丁山 我愛箭比性命還愛，牠把它帶了去，我怎麼不要哭？

柳金花 你把剩下底那枝用得當心些就是了，何必哭呢？快閉住。媽媽見你哭着心裏多麼難受！

薛丁山 用臂鉤住她的頸項。媽媽，你再買兩枝箭給我。

柳金花 行呀，等你那枝再失掉了，媽媽自然會買給你的。

薛丁山 不要，我要你現在就買給我。

柳金花 現在就買給你？爲什麼？

薛丁山 因爲我現在就要，我要備着，不然，我連這枝箭也不敢再發了，怕它再會失了。

柳金花 唉！寶貝，媽沒有錢替你買怎麼辦呢？

薛丁山 媽要替我想法子。

柳金花 媽要替你想法子？媽豈有那兒可去想法子呢？

薛丁山 媽不肯買給我嗎？

柳金花 媽不是不肯買給你，媽實在沒錢，也沒有地方可以想法子。

薛丁山 不行，媽一定要答應我！人家的孩子穿紅着綠，吃魚吃肉，我都不恨紅；我天天吃些青菜豆腐，穿些破的爛的，我也不在乎；我也從來沒有向媽拿過半個錢買過一件什麼東西，只是這一件事，媽總得要答應我。

柳金花 含着眼淚。唉！心肝！媽若有錢，別說兩枝箭，就是二十枝箭，二百枝箭，也早答應你了！你要知道我們從前還有王家伯伯時常照應，如今他們一家也完了，外祖母那裏也有三年沒拿錢來了，只靠媽一雙手能有多少進帳呢？況且媽媽……

薛丁山 這個——孩子也知道。

柳金花 下淚。你不會知道。媽媽因你年紀小，經不起傷心，所以從來沒有向你提過一個“苦”字！唉！媽媽心裏底苦，你決不會知道。媽媽只要寶貝快活，不讓寶貝痛苦，所以在你面前總是笑着和你說話，從來沒有向你掉過一點眼淚，就怕要傷了你的小心。媽媽情願自己受凍，把厚的，煖的給你穿，只說自己夠煖了；情願自己挨餓，把飯留下給你吃，只說自己吃饱了。媽媽只要見你一大碗一大碗地吃下

去，見你一天一天地高起來，就不知多麼地喜歡！唉！媽媽將來的希望就全在寶貝身上了！

薛丁山 哭。媽，不要再說了，孩子什麼也不敢再要了。爲母拭淚。

柳金花 好孩子，你要底東西媽會不肯買給你嗎？媽實在沒有錢，今天晚上還得趕個夜工，把這些紗紡完，不然後天底米就要不夠了。唉 媽晚上起來做夜工，你有知道過嗎？

薛丁山 我現在都知道了，我以後幫着媽一同做事。不讓媽一個人這樣辛苦！

柳金花 你幫着媽一同做事？你會做什麼事呢？你會紡紗？會縫衣？還是會燒飯呢？

薛丁山 我不會做這些事，但是我可以到外面去找事做，我可以替人家去做工

柳金花 好寶貝，你說得好 傭工有這樣容易嗎

做工也得要有薦有保，要是替人家做工不用薦不用保，有那樣容易，你爸爸又何必去投軍呢？

薛丁山 媽，爸爸也是因為沒有工做，才去投軍的嗎？

柳金花 自然是的。

薛丁山 那末我也去投軍好嗎？

柳金花 軍隊裏會要你這樣比馬肚子還矮的孩子去當兵嗎？

薛丁山 那不要緊，再過幾年我不也就長高了嗎？

柳金花 別說長高了，就是你再長兩個頭，四個膀子出來，我也不讓你去！俗語說得好：“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真是不錯！我就是餓死，也不讓寶貝再走這條路了！傷心。

薛丁山 媽，你又記起爸爸來了，你不是說想法把他忘了嗎？

柳金花 是的，我要想法把他忘了才好。但是你爸爸若真能回來，那我們就不用這樣苦了！

薛丁山 怎麼？

柳金花 因為你爸爸雖然貧寒出身，却是富貴之相，這次前去投軍，也許能得些功名回來。

薛丁山 要是爸爸能得着功名回來，那我們真不用這樣苦了：我們不用再住這破屋子了；我們不用再吃那吃不完的青菜豆腐了；我們不用再穿這些破衣服了；媽媽也不用再紡紗了……

柳金花 是的，寶貝也不用再去打雁了。

薛丁山 不！雁我還是要打的。而且我還要叫爸爸買十枝箭給我，我每天打十個雁回來，四個給爸爸吃，四個給媽媽吃，兩個給我自己吃。

柳金花 傻孩子，天天自己打了雁回來吃，還像個